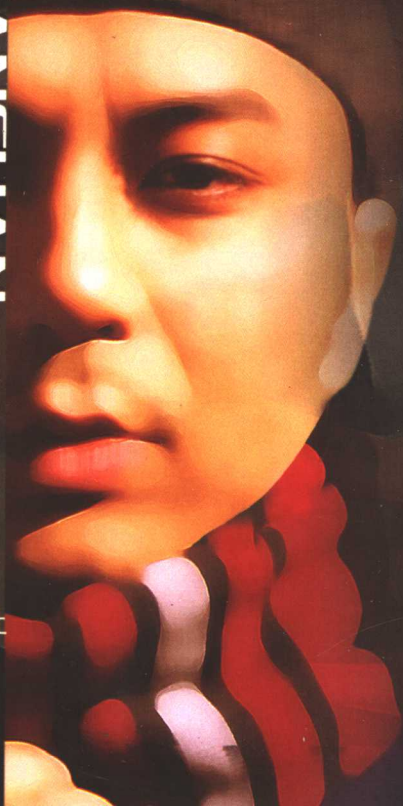


汪涵 著

SANSHISUIDEWANGHAN

三十岁的汪涵——仅此而已

海南出版社



汪涵 著 ◆
海南出版社 ◆

SANSHISUIDEWANGHAN

三十岁的汪涵——仅此而已

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十岁的汪涵 / 汪涵著. 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3.6

ISBN 7-5443-1002-7

I. 三... II. 汪... III. 汪涵—自传

IV. 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38793 号

三十岁的汪涵——仅此而已

作 者: 汪 涵

责任编辑: 王纪卿

全程策划: 周 政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 编: 57021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湖南省教育印刷厂

出版日期: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625

字 数: 120 千字

书 号: ISBN 7-5443-1002-7/I·30

定 价: 20.00 元



在这本书出版之前,编辑们非常认真地和我讨论这本书的书名。

而我觉得为这本书取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

我是属虎的。家乡做生日的习惯是“男做进女做满”,2003年我满二十九,进三十。这样书名就出来了:《三十岁的汪涵》——没错。

加个副标题吧——《仅此而已》。此,就是此时此刻。你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这个“鬼相样子”。俗话说,此一时彼一时。曾经的我,并不是现在的我;而现在的我,也不见得就是将来的我。

书名就这样敲定了:《三十岁的汪涵——仅此而已》。

BBG93/03

目
录

1	无题
3	那些日子,既远又近
41	越策越开心
57	找一种状态生活
89	最后的净土
113	渐修渐悟三十年
156	我的收藏夹

我很乐意在这本书里呈现真实的汪涵。汪涵是个普通男人，绝对不是没有缺点的完人。汪涵有毛病，有脾气，有鲜明的个性。汪涵在荧屏上表现得那么轻松和幽默，他在日常生活中却时常会心烦，有时需要安静来疗养疲惫的身心。汪涵在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，也会据理力争；他到市场上买东西，也会向卖主还价。

我一再向出版社的编辑强调，我不愿出书的时间太仓促，真实的想法是为了不想让自己后悔。既然是“仅此而已”，我就要把这个“此”做到极致。竭尽全力了，如果仍有不足，那是我的能力有限，客观上只能仅此而已。

我把自己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有时你会看到我顶着“策神”的桂冠，有时你会看到我把帽子摘了，没有任何顶戴。当你把我看得十分明白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：因为有这样的我，所以有这样的书；因为有这样的书，才有了你这样的评价；因为你这样的评价，我还会这样生活。

我自以为有一颗坚定的心，一种执拗的脾气。我相信，世界上很难有什么能够改变我。时间变了，天气变了，地点变了，我的取舍不会改变。

上帝给了每个人一个装水的杯子，让你把感情、工作和所有的一切盛在它那有限的空间里。你只有一个杯子，你不能把生活的元素分别装在不同的杯子里。

在上帝给我的这只杯子里，我已经把事业装得太多，而且还在不断地把事业倒进去。我的杯子眼看快要盛满了，我必须倒掉其他的一些东西，让它们为事业腾出空间。

从杯子里倒出其它的元素，我不是舍不得，但仍然有些遗憾，可能是还不够大彻大悟的缘故吧。如果把事业倒出一些，我是非常舍得，但必须有个前提，我希望能够看到有值得我装进去置换事业的水，有了这个理由，我才愿意倒出一半事业。如果我先把事业之水倒掉了，然后在一片茫然中寻找可以装进去的水，那就非我所愿了。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我不可能端着一只空杯子，在漫长的等待中度日，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装满上帝给我的人生之杯。

我是说，如果看到了诱人的源泉，我会义无反顾地舍得。

各人手里端着的上帝赐予的那只杯子里，盛着的水是各不相同的，其中的酸甜苦辣，搅和出独特的滋味。我自己手中的这只杯子里盛着的水的口

味，可能会令我厌倦。旁人以为我端着这个杯子，盛着伏特加、芝华士、鸡尾酒……总之挺有档次的。别人眼馋我杯子里的洋酒，羡慕杯子透出的绚烂的颜色。我却在寻觅着一眼清泉，愿意用它来冲淡杯子里的五颜六色。



我的户籍名是汪建刚，你可以把它的含义理解成“一个刚强的建筑工人的子弟”。

我的名字的来由，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
母亲生我在苏州，那可是名传遐迩的人间天堂。

我奶奶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，遇事总免不了前往江南第一名刹寒山寺，拜拜菩萨，祈求平安，寻找问题的答案。家里要添丁了，自然是一件大事，奶奶去拜拜菩萨是很自然的。拜菩萨的过程中，为了使菩萨能答应自己的请求，她会许下一个愿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父亲说，许愿有很多的学问和技巧。菩萨每天都要接到很多人间呈递的申请报告，人们的心愿各式各样，或求升官发财，或求六畜兴旺，或求金榜题名，或求伸手不被捉，等等。但是，这么多请求，菩萨怎么记得住呢？这就要看申请人对菩萨许愿够不够虔诚，或者够不够奇特了。够虔诚、够奇特的许愿，菩萨才能记住；记住了，才能满足你的请求。

曾经听说过一个真假莫辨的传说，说是在泰国，有一位女士在菩萨面前许愿：如果菩萨能让她的六合彩大奖，她将在菩萨面前跳一次脱衣舞。

诸位，这个愿许得够生猛吧！没过几天，六合彩开奖了，许愿的女士果然中了大奖！当晚她就买来很多黄色的绸缎，做成很大的帷幔，把自己和菩萨围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帷幔中就传出了悠扬的音乐……

阿弥陀佛。

诸位看到这里，如果认为菩萨是为了开洋荤，才答应那位女士的请求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！菩萨什么没见过？况且对于菩萨来说，早已是“色不亦空，空不亦色”了。所以，诸位千万不要误会。其实佛是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很根本的佛理，那就是有欲求就要舍得。试问没有大舍，何来大得呢？所以说，许愿真是极有讲究的，其中学问非浅。

闲话休叙。奶奶在寒山寺的菩萨面前许愿以后，母亲就平安地生下了我，而且，把我生成了一个极其可爱的模样（有儿时照片为证）。我出世以后，奶奶给我取了一个名字，据我猜想，那名字里一定是玄机暗藏。而爷爷却说它不够响亮，就给我另取了一个名字，那就是上面所说的“建刚”，和哥哥的名字“建平”两相呼应。



从此，我就带着“建刚”这个名字，在尘世中浑浑噩噩过了二十一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从婴儿到成年不久的那些岁月，我走过的路并不平坦，其间多病多灾，直到有一天——

改革开放以后，湖南的广播电视事业一天比一天发达。1995年，湖南文艺广播电台成立了。当时我正巧在湖南广播电视学校读书，为了丰富课余生活，同时为了身上的钱包到了月底仍然不会瘪下去，我和几位室友决定到文广去应聘客座主持人。

我们几个运气不错，全体都被聘上了。但是一到上节目的时候，我就碰到了问题。

他们说，我的名字不合适。

当时电台里的大牌主持人，流行用单名，例如潘峰、洪涛、海波、柴静等等，名字个个简洁响亮。我们这一拨聘上的同学，恰好也是取的单名，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例外。而那位同学的复名，也相当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。他叫卓麓山，用“麓山”二字做播音名，听起来就很舒服。“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麓山。”哇噻！这名字多NB。

但是很不幸，我的名字不好用。我开口一说“大家好，我是建刚”，一听就差几个档次。如果哪天心情不好，还很有可能说成“大家好，我是‘见鬼’”。

不行，这名一定要改！

那些天比较寒冷，我的心也随着名字问题的浮现而变得寒冷起来。我一气之下，就说：“干脆我就叫汪寒算了。”但是他们说，汪寒好是好，就是太冷了，不如再改改。我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就叫汪涵吧！

涵是内涵的涵，又不冷，又透着一股子文化味。”

就这样，汪涵诞生了！

阿弥陀佛，自从那次把名字一改，不知是巧合还是菩萨保佑，我的一切就变得顺利起来。其中的奥妙，让我在后来的好长时间内百思不得其解。

每个人都有灵光闪现豁然开朗的时候。

有一天，我读完了一遍《金刚经》（一部非常有名的佛教经书），在纸上百无聊赖地划着自己的名字。突然，我觉得头脑里有一种空灵的感觉，好像听到了已经仙逝的奶奶在寒山寺许愿时说的那些话：

“大慈大悲的菩萨，如果这次您能保佑她母子平安，让这个孩子永远得到您的保佑，我会让孩子的名字里永远有‘寒山’二字。生个女孩叫汪山（珊），生个男孩就叫汪寒（涵）！”



天哪！难道奶奶当年给我取的名字就是“汪涵”？难道是因为奶奶信奉“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”，认为缘分未到，而顺从了爷爷的义举，暂时没有让我叫这个名字？！难道我改了名字以后，菩萨又记起了我这个孩子，便开始保佑我了？！

阿弥陀佛，这会是真的吗？如果这是真的，你愿意相信吗？如果这不是真的，那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很久很久以后，也许终究会揭示出一个与佛有关的美丽的传说

.....

2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”

人间天堂的苏州，见证了我从一岁到六岁的童年。

我不知道天堂是个什么样子，我记忆中的苏州，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。她骑着轻巧的自行车，在苏州城宽阔的街道上转悠。她头上戴着斗笠，边缘轻垂一层薄纱。无袖连衣裙没有暴露她的玉臂，她怕被阳光晒黑，用长手套遮掩着手臂的肌肤。她经过的道路，两旁的树经过精心的修剪，枝叶朝路的中间生长。风吹拂着树叶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洒在她的身上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苏州又像一位年迈的老太太。她会在乍暖还寒的午后，靠在一张老式的藤椅上，身旁有一把断腿上绑着铜丝的小凳子，上面摆着一个紫砂陶壶。老太太悠悠地小睡着，脚边偎着一只打盹的

小猫。

美丽的苏州发生过很多美丽的故事。

江南才子唐伯虎出生在这里，给后世留下了一段风流韵事。人们都记得，当年就是在寒山寺对面的那座江春桥，这位名留千古的才子，借着秋香随老夫人到寒山寺烧香的机会，站在这座桥上吟诗作画，引得秋香对他回头一笑，这便是流芳百世的“三笑”中的第一笑。

这些美丽的故事赋予苏州一种悠闲的气氛。这座安谧的城市似乎不曾经历过战乱。最乱的时候，恐怕就是“文革”时期吧。我还记得打倒“四人帮”时的情景。我骑在哥哥的脖子上去看游行，前面有四个人扮演“四人帮”，后面有人踩着高跷押着他们……

爷爷是上海人，家道殷实，底子不薄。为了逃避战乱，爷爷逃到了苏州，娶了当地的奶奶，在姑苏城里安生立命。他和奶奶在这里生下了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成年后和一个湖南的女子结为连理，那便是我的母亲。这样的族谱给了我“混江湖”的资本，我常说自己是个“江湖儿女”——江苏和湖南的混血儿。

大约是“江湖儿女”不会安分的缘故吧，我小时候是个淘气的男孩。当然也没有闹出什么大事来，只能说是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。那时候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钻防空洞、打弹弓枪战。这些游戏在同学中并不流行，因此我的朋友不多，就那么几个损友。

这帮损友都很念旧，在他们眼里，如今的我不是什么汪涵，就他们一哥们，他们爱怎么弄就怎么弄。“给我送钱过来。”一个招呼，我就会老实实在地送钱过去。

我的淘气可能和无人管教有些关系。

父母是双职工，整天忙于工作。父亲抽空管教我，顶多就是打两下。打！你不可能天天打我吧？再说打就打了，我还是我。

我在学校并不很调皮，老师也不怎么管我。我上着上着课，从教室里溜出去玩一圈，然后又溜回来，通常老师都没有发现。

没人管我，我就只好自由自在地成长。

那时候，我做过多不守规矩的事情，说出来会令人摇头不止。

那时住的是平房，有的人家会在门外放几个盐菜坛子。我们偷偷把鞭炮丢在里面，把引信点燃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我们拿着弹弓枪，瞄准别人家厨房里的灯泡发射石子。灯泡和盐菜坛成了患难兄弟。

弟兄几个时常闹内讧，相互开战。我人笨，不像损友们那样精于使诈。他们做弹弓子弹，暗中有芯子上缠一截铜丝，外面包上厚纸，而

我的子弹里里外外都是纸，毫无创意可言。

内战打响后，吃亏的总是我。我一直都纳闷：为什么他们中了弹只疼一会儿，换了我就得疼一个礼拜？太奇怪了！他们的子弹怎么会包得这么紧？拆开一看，方知内有玄机。

打雪仗也有奥妙。损友们在雪球里放石头，打在身上疼得厉害。我又纳闷他们怎么都这么狠，搓个雪疙瘩都比我强。

当年有人在防空洞里储藏了很多香蕉。于是弟兄几个起了歹念，抄近路到离家不远而且比较熟悉的一个防空洞去偷香蕉。本人遗传了建筑师父亲的良好基因，善于画图，跑去侦察了一遍，就画出了防空洞的地形图，类似于旧时的“藏宝图”。我们干起了“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”的行径，记忆中每次行动从未失手，也不曾泄露行踪。

后来我们迷上了桌球，两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堪称球艺精湛。他们打球上瘾，还赌钱，一块钱一盘。我们两个小的技不如人，就在一旁观战。大损友游说我俩投资，鼓吹投资小收效大。我们经不住劝说，也想试着赚一把。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去投资，结果是投资小损失大，当天投资当天亏本。

4

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醉酒，发生在小学时代。够“江湖”吧？

事情的诱因，是一种神奇的杯子。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玻璃杯，把水倒进去以后，光的折射作用在杯里衍生出蝴蝶或嫦娥一类的图



案。如果把水倒掉，图案就自动消失了。这种说变就变的功能，大大激发了我的好奇心。

有一天上学，经过一个哥哥家，他喊住我，说要给我看一样好东西。他给我看的就是神奇杯。

他一边演示一边给我解说：“你看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吧？”话音刚落，就往杯里倒进一些酒水。

“看见蝴蝶了吗？”

我连忙点头。

“你把水喝掉，就看不到蝴蝶了。”

为了证实他说的是否真实，我喝掉了杯里的水，却不知道那其实是酒。杯里的酒水被我喝到肚子里，蝴蝶果然不见了。那位哥哥又往杯子里倒酒，蝴蝶又出现了。我又把酒水喝掉，蝴蝶又消失了。反反复复，喝掉酒水就不见了蝴蝶，倒进酒水蝴蝶又有了。蝴蝶来来去去把我害惨了，我不知喝掉了多少杯，晃晃悠悠走进教室上课。坐在座位上，倒头就睡。同桌叫来了老师，老师连忙跑到楼上另外一间教室叫我姐姐。姐姐只好背着我回家，整整走了半个小时。

第一次醉酒，是第一次被人涮的结果。从此我便领教了江湖上的风云诡谲。

进入中学以后，我渐渐地变得很不江湖了。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我的爱好竟然像个老夫子，就是在街边买一杯茶喝。端着茶，蹲在马路边看汽车，消磨了很多时光。那时候觉得汽车真洋气啊，“桑塔纳”多么风光！也许是小时候对汽车关注得太多的缘故吧，现在我才会有“文明就是车祸”的思维。

中学期间，我和四个铁哥们模仿着《射雕英雄传·铁血丹心》里面的人物，相互称对方为“安达”，也就是契丹人的称兄道弟。我们跑到一幢楼的楼顶，弄点沙子和小棍子，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式。按年龄数下来，我排行老三。弟兄几个相互叫起了武林中的名头：东南狂，西南癫，东北飞，而我则是西北飘……我们梦想着开一家公司，取名为“狂飘企业”，谐音便成了“筐瓢企业”。长沙土话“筐瓢”有出师不利的意思，难怪这个武林梦想难成真。

我的爱好竟然像老夫子

